文化大师李敖的作品以文字犀利、不留情面著称。其狂傲不羁的性格、针砭时弊的言论，让人很难将他与“温情”两个字挂钩。不过，日前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》时隔十年后由魔铁文化在大陆再版发行，以一个“父亲”身份出现的李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女儿李文的关爱，感性的一面跃然纸上。19日上午，李敖特地预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接受了快报记者的独家电话专访。谈笑间，他可以“老辣犀利”地面对文坛，也会百般温柔地谈及子女，而面对“七十古稀”的人生暮年，则异常平和洒脱。

□见习记者 刘磊

接受快报独家专访 李敖有话说

新作、子女、爱好、文坛等一一谈及，精彩语言不断

80封家书，曾被当做俚语教材

“对待敌人就要狠一点，对待家人肯定要温情”

记者：当时在狱中怎么想到用信的方式与女儿交流的？

李敖：这本书，是我在台湾监狱中给女儿李文写的书信，前后跨度有2年的时间。我在本书的自序中也提到，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就是因为我一生麻烦，使李文不能跟我住，不能好好教育她。她出生的时候我就在坐牢了，开始给她写这些信的时候，李文还很小，在台北的美国学校念书，所以我的这些信件中都是中英文混杂的，就是让她能有机会多接触中文。当时在监狱中，是没办法写其他东西的，但是允许每个礼拜写2封家书，400字左右，尤其是写给自己的子女，这样的家书是最容易通过审查的。我就用这样的方式给女儿讲故事。后来出狱后，我就把这些书信集结出版了。第一版已经绝版10多年了，这次出版社联系上我，想再版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就同意了。而且有趣的是，这些信一度被很多人当成了美国俚语的学习材料。

记者：在李文的成长过程中提到过这些书信对她的影响吗？儿子李戡、女儿李谌看过吗？还会给他们写信吗？

李敖：其实写这些信的时候李文还很小，很多内容她当时也不会懂，但是肯定有帮助和启发。李戡、李谌完全不需要给他们写信了，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打电话、网络沟通啊都很方便。现在恐怕没什么人会写信了。书他们也没看过，现在都在上学，他们有许多书要念。

记者：您的作品一向以文字犀利、不留情面著称，这次看到了您不一样的一面，很温情。

李敖：有两个以上的我，要看对待什么人。对待敌人就要狠一点，对待家人肯定要温情。

“爷爷”般的父亲，经常塞钱讨好儿女

“一个人的成长是很复杂的，而且因人而异，不一定要随大流，看人家去欧美就也去”

李敖和儿子李戡

李敖长女李文

记者：现在大家说到李文，都会觉得很像你，打官司、与别人争论的事很多。你怎么看这个女儿？

李敖：李文经常会打官司，我有时也劝她，不要打那些无谓的小官司，要打就回美国去打。结果她还真把美国总统给告了。虽然这个女儿很横，或者说矫情，但是她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的。

记者：现在还会过问女儿的感情生活吗？前两天看到您在微博上说到女婿“最好不要是香港阿飞”，怎么有如此一说？

李敖：哪里敢过问？我都是敬而远之，只要她自己开心就好。说到香港阿飞，并不是针对香港人，只是女儿曾吃过香港阿飞的亏，我们都不愿回首那些过去，我不想女儿再受伤。

记者：听说小女儿李谌您也搞不定？

李敖：这个女儿与我相差60岁，根本搞不定。在家里不高兴时会对老爸“又骂又打”。前段时间我要告小S，女儿回来后就骂我，说我让她在学校很没面子。因为同学都很喜欢小S，觉得我告小S就是我不好。

记者：还会坚持告小S吗？

李敖：我们当时商定，我要上小S的节目5次，现在只上了一次，还差4次呢。小S肯定觉得我这个老头很头痛。（笑）

记者：李戡呢，能搞定吗？

李敖：儿子和我很亲密，19岁，正是反叛的年纪，但是我比他“坏”，他坏不过我，我有办法让他崇拜我。（得意）

记者：现在李文和李戡都在大陆，也受到很高的关注，以后会考虑将李谌送到大陆读书吗？

李敖：其实我有能力将子女都送到国外读书，只是没有那么做而已。一个人的成长是很复杂的，而且因人而异，不一定要随大流，看人家去欧美就也去。我从来没有留过学，但是我的英文并不比那些留学的人差。其实许多父母都认为对儿女的设计会是水涨船高的模式，但是往往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如愿，现在我不想给他们设计太多，只是教会他们生活的本领。我76岁了，这个岁数都是个祖父级的了，我也就像祖父疼爱孙子孙女那样去讨好他们，经常给他们塞一点钱，哄哄他们。

戏称“自闭”，裸女成浮云

“在我经历的场子里，群众对我只是‘与君同醉’，但是在莫文蔚的场子里，群众对她却是‘我为卿狂’”

记者：现在能多陪陪子女吗？

李敖：没有，我现在经常开玩笑说我有自闭症，因为每周7天，我有6天是把自己关在山上的寓所里独处。

记者：每周关自己6天？

李敖：是的，6天。我以前也提到过，就是早晚要分开，因此平常都离儿女们远远的，让他们习惯父亲不在的日子。这6天里，每天会写作16个小时，只睡5个小时。不过，自己也感觉有些吃不消，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就随时随地眯一会。今年我的目标是5本书，目前《审判美国》等三本已经出版，还有《你笨蛋，你笨蛋》等两本将在年底完成。

记者：为何吃不消还这么做？

李敖：趁现在还活着，就要努力超越自己。要让大家看到，今年的李敖和去年的李敖不一样，而明年的李敖与今年的又不一样。我以前就说过余光中，如果他活到40岁死掉了，他还是他，因为多活了40年也没进步。

记者：以前您书房里的裸女图片一直被广为议论，现在还会挂这些吗？

李敖：我前两年做了前列腺手术，对裸女的兴趣就减弱了，对女人都没兴趣了。

记者：前些天听说您去莫文蔚的演唱会了，您好像很喜欢她。

李敖：是的，莫文蔚约我去参加她的“回蔚巡回演唱会”，我坐在一个包厢里，亲历了8000人蔚然成风的大场面。在我经历的场子里，群众对我只是“与君同醉”，但是在莫文蔚的场子里，群众对她却是“我为卿狂”。但是我也发现，我在其中是最老的了。

难逢对手，至今“独孤求败”

“写微博是我最在行的，能在白话文中巧妙安排文言文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”

记者：您自称老头子，那介意别人说您老吗？

李敖：我可以自己调侃，但是别人嫌我老的话，我会还击的。用一句话说就是“你们都死了，我还活着”。（笑）

记者：您刚才提到了余光中先生，自己有没有统计过骂过多少人呢？

李敖：太多了，应该有两三千人吧。当然我也不是谁都骂，一般的市井小民我不骂，主要是骂一些做官的。我不喜欢做官。看不顺眼的，都会去说两句吧。

记者：但是现在您自己也在竞选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啊。

李敖：我就是要证明台湾的不民主。说是只要年满40岁就可以竞选，但你去参加，却得交25万张签名盖印、正反双贴身份证复印件的联署表和约人民币400万的现金。高门槛卡死了你。

记者：好像这些在您微博中也提到过，现在经常上微博吗？

李敖：写微博是我最在行的，能在白话文中巧妙安排文言文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。就是140个字的限制太短了，有种飞机刚起飞就下降的感觉。但是这是很好的工具，很快就能传播开来。

记者：这么多年，骂了那么多人，找到过对手吗？

李敖：基本没什么对手，斗了一辈子，我有自己的方法。不管怎样，我不和别人动气。我一直坚持：喜欢你喜欢的，打败你不喜欢的，活过你讨厌的。就像我老师殷海光，雷震被判刑后，他天天在家拍桌子打板凳，吃饭吃一半站起来骂蒋介石，49岁得胃癌死了。他是学哲学的，一个哲学家得这种病死了，肯定哲学没学好。结果蒋介石活了80多岁，让你的仇敌比你多活近40岁，无论如何你输了。

大陆文坛“不够看”，李敖是孤品

“世上有太多的聪明人，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狂飙、没有粉彩、没有侠义，也没有星星和文天祥，他们没有理想主义，他们太贫乏了”

记者：您对大陆的文坛怎么评价？

李敖：大陆没有文学名流，季羡林都算不上国学大师。大陆文坛不够看（指不值得看），跟台湾的现实一样，尤其是文学界和思想界，都有许多先天不足。

记者：有写得好的作品吗？

李敖：白话文写得好的不是没有，像章诒和、龙应台，都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但是思想跟不上，一个像是没落的贵族，一个就是一个臭皮蛋外面裹了个金蛋壳。

记者：那您觉得是什么阻碍了其发展呢？

李敖：把鲁迅看成一个坐标，可能在多年前没错。他的白话文写得的确不错，但是现在依然把鲁迅的白话文看成坐标，就只能证明自己没进步，证明自己跟不上时代。所以，依然持有这个观点的，只能证明自己写得不好。

记者：那您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坐标吗？

李敖：我愿意自己是一个坐标，别人看我，对我做出评价，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水平。对我来说，没有遇到棋逢对手的人，敌人一拥而上，都不够。因为是遇不到了，因为我是一个特例，我自己常开玩笑说，我就是“台湾宫外孕”的产物。

记者：那谁对您影响最大呢？

李敖：我只要照镜子就知道。

记者：有您比较敬重的人吗？

李敖：文天祥，他的世界里没有成功，只有正气。文天祥46岁就死了，也有一些方面不能算成功。但是文天祥生活上很富足，当时他要投降，照样可以过得很好，但是在生死气节上，他相当了不起。因为他有自己的信念。我以前也说过，我们的世界里有星星，它没有光明，但它有希望；我们的世界里有文天祥，他没有成功，但他有正气。我们不斤斤计较世俗的功利，我们不用事事精算的方法决定取舍和去留。世上有太多的聪明人，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狂飙、没有粉彩、没有侠义、也没有星星和文天祥，他们没有理想主义，他们太贫乏了。

》内容简介

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》是李敖在狱中给女儿李文写的书信，全文共80封信，在目录上体现为74封，有几封为相近题材。书信内容语言犀利，文字情深意切、生动活泼，内容旁征博引、幽默风趣。